

论狄金森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

李玲, 白艳君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摘要: 艾米莉·狄金森论诗强调自觉, 强调具象和表现方式的迂回性, 这使他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形式上的新颖性主要表现在她大量使用意象, 提前感受到了20世纪初意象派提出的诗歌创作原则; 内容的现代性主要是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而其诗歌的隐晦也正是现代主义作品的一大特征。

关键词: 艾米莉·狄金森; 诗歌; 现代性; 意象; 女性意识; 隐晦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1-0128-04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 ~ 1886)是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由于她的勤勉和探索精神, 特别是她后期的隐居生活使她一反传统, 在诗歌创作上另辟蹊径。她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别具一格, 诗歌内容大胆反叛。她的诗歌短小、凝炼, 形象鲜明、具体。仔细推敲她的诗作, 你会发现她那明朗、准确的修辞与韵律, 简短的诗行和诗节, 特别是她用来表达瞬间感觉和思想的意象, 与20世纪初期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相吻合。狄金森诗歌涉及自然、爱情等主题, 她用诗歌描述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和地位。她的诗歌充满了创造的活力, 自我表现的欲望, 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标志着女性诗人从自我禁锢走向自我觉醒。

一、狄金森的诗学理论

狄金森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她的诗学理论, 但她的诗学观大量散见于书信及诗篇中。1870年她在给T·W·Higginson的信中对诗的理解做了很精彩的论述: “如果我读一本书, 而这本书能使我浑身发冷, 什么火也无法使我暖和, 我知道那就是诗。如果我感觉到我的天灵盖好像被揭开了, 我知道那就是诗, 我认识诗的方式仅限于此。难道还有别的方式吗?”^[1](239)]狄金森在此强调直觉, 强调强烈、瞬间的感官反应, 她认为诗歌只有通过具有意象的字词来引起内心图景才能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 只有想象而无意象, 平铺直叙、抽象说教是不能奏效的。

她实际上指的是意象诗, 并从而给意象诗下了定义。这与维多利亚浪漫主义诗人把“想象”作为检验诗歌的试金石不相符, 而与20世纪初庞德等人提出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是一致的。她在一首诗中写道: “这就是诗人, 就是他 / 从平凡的词意中 / 提炼神奇的思想。 / 从门边寻常落英 / 提炼精纯的 / 玫瑰油上品。”^[2](153)] 她认为诗人不同于常人是因为诗人比常人善于观察、思考, 看似平凡的词句, 不被人们注意, 可经过诗人的妙笔, 通过简单平实、精确凝炼的语言, 却表达了丰富深刻而富有感染力的寓意。她的许多诗短小精悍, 语言简单朴实, 可诗中却蕴涵了很深的哲理。

作为19世纪的美国女诗人, 狄金森超前地感受到了现代文学的隐晦艺术, 她的诗歌《说出所有的真理但切莫直言》(“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 J. 1129)^[2](279)] 可以作为她隐晦艺术的宣言: “说出所有的真理但切莫直言——/ 成功之道, 在迂回, / 我们脆弱的喜悦承受不了, / 极为惊人的真理之光。 / 像用娓娓动听的说明解除孩子, / 对于雷电的惊恐 / 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 / 否则, 人们会失明——”

这首诗的前两句就是说艺术的成功在于错综复杂的暗示启发(Success in Circuit lies), 第一节第四行中的“脆弱的喜悦”(infirm Delight)是源于《圣经》的典故,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虽然人们宣称热爱真理, 寻求真理, 一旦真理出现, 人们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有些人高兴, 有些人恐惧, 还有些

人因为狂喜或过分惊恐而猝死,因为我们人类的心理承受不了太直接的现实。第二节用一个比喻,把真理比做强光,只有逐渐向人们展示,人们才会习惯、接受(The Truth must dazzle gradually/ Or every man be blind)。这首诗清楚地说明了狄金森诗歌创作所采用的迂回曲折的方法。

二、狄金森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

(一) 狄金森诗歌表现形式的现代性

狄金森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景象的表现手法,把最抽象的概念变成最具体的东西,将无限的意象或思想浓缩在有限的诗行里。她的意象奇特、凝炼,短短一首小诗却意象叠加、巧妙精致。意象派(imagist)诗歌的奠基人庞德认为,现代诗歌既不应采用华丽的辞藻和冗长的句子,也不应遵循刻板的韵律规则,而应采用自由体的形式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意象。在庞德看来,诗人与其写长篇累牍充满哲理的诗歌,倒不如干净利落地表现一个意象。他为意象派诗歌制定了3条创作原则:1) 直接表现明确而又生动的意象;2) 力求使用经济和简洁的词语;3) 借助富有音乐性的短语来创造节奏。^{[3](18)}

庞德在文章中把“意象”定义为“瞬间的理性和感性的复合物”,并提出“不用多余的词、不用那种不能揭示什么的形容词……不赞成抽象……不用装饰,甚至不用好装饰……”他还说:“意象主义的要点是,它不把意象当做装饰,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意象是超越公式化的语言。”^{[3](17)} 庞德认为,诗歌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意象问题上,新诗的意象应该“准确、凝炼、硬朗”。这一切表明,意象派提倡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感觉上,不直接抒发感情而把感情深藏于具体的意象之中,不使用乏味平淡的词语,而要使语词用来具体描绘场景与物象。

庞德关于意象的“客观性”的观点在T·S·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的理论中得到体现。艾略特认为“在艺术形式中表达情感的惟一方法,是寻求一种‘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也就是找出将成为那种特殊情感的一系列客体,一种情况,一连串的事情,这些因素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公式,外部事实一旦消融到情感经验中时,情感随即被引发出来。”^{[4](58)} 艾略特的理论深刻阐述和发挥了意象派关于诗歌客体化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诗的客体化问题。尽管艾略特不属于正统的意象派,但通过与庞德的

密切交往,他吸收了意象派许多有益的思想,同时又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意象派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为现代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正因为狄金森诗歌表现形式的超前性,美国意象派的后期领袖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曾冠以狄金森意象派杰出先驱的称号。洛厄尔1931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不知道在进行一场战斗,她不知道她已被人们推为这场战斗的先驱,……她所做的事在当时似乎不那么重要或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在她死后三十年,她为之而战斗的那面旗帜成为一面伟大的旗帜,一个反叛的象征。……”^{[5](29)} 文中的她就是指狄金森。

意象对于狄金森来说,不只是一种装饰,相反,她在意象中思索。狄金森擅长使用意象这一技巧来表达抽象的内心情感和深奥的哲理,她诗作甚丰,诗中的意象清新、奇妙,极具个人特性。(“The Cricket Sang”J.1104)^{[1](2380)} 是一首极为典型的描述意象的诗歌,它描写了夜幕降临时的景象。一开头诗人就呈现了一大群意象:“蟋蟀唱”(The Cricket sang)“太阳落”(set the sun)“草尖露珠”(The low grass loaded with the Dew)“归家工人”(And work man)……这些意象并置,烘托出一种夜色苍茫、宁静安详的气氛。

她的诗歌《小石头多么快乐》(“How Happy is the little Stone”J.1510),以小石头作为意象,用简单平实的词句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小石头普通、快乐、不屈不挠、平凡而伟大的特征。狄金森通过对小石头的细微描写,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一幅自画像,“小石头多么快乐/独自在路上滚着/从不介意荣辱沉浮/从不畏惧危机发生——/他朴素的褐黄云裳/为过路的宇宙穿上/像太阳一样独立/成群或单独,却发光/以不拘礼的淳朴/履行绝对的义务——。”^{[2](297)} 小石头从外表到内里,都与狄金森有着相似之处。其实这首诗是诗人借物言志之作,只有通过小石头这一物象往深层看,才能理解诗歌表达的内在的含义。

(二) 狄金森诗歌内容的现代性

从美国第一位杰出女诗人安妮·布雷德斯特利特(Anne Bradstreet,1612~1677)到19世纪的艾米莉·狄金森,一条清晰的脉络表明:妇女诗歌的质地发生了根本变化。女性诗人摆脱了狭窄的藩篱,越向了广阔的天地。在心理层次上,她们向纵深处和冷僻处开掘;在风格上,渐渐摆脱了阴柔之美,越发表现出阳刚之气。她们的歌喉从清丽、温静,变得深厚、粗犷、豪烈^[6]。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者伊莱

恩·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妇女文学“三个阶段”学说。她认为,妇女文学自1920年以后,即第三阶段“女人的”(female)阶段,妇女作家才既反对对男性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单纯的反抗,她们抛弃了男性社会和男性文化的标准和价值观念,大胆地进行自我探索,追求女性的自我和自主地位^{[7](158)}。狄金森对个人生活道路的自我设计和她的诗歌都标志着女性诗人从自我禁锢走向了自我觉醒,划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期。

狄金森的一生无声无息,孤独寂寞,自1859年起就渐渐足不出户,以书籍为伴。在19世纪中期的新英格兰,她选择这么一条终身不嫁、以诗为伴的人生道路要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从一些文学评论家,如Conrad Aiken关于狄金森的评论中可看出,这也是狄金森一个自主的、明智的选择。狄金森对生活道路的自我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当时女诗人所面临的双重束缚。同时,狄金森写作不是为了发表,更不是为了赚钱和谋生,支撑她的主要是她的意志和毅力。正如她的诗歌《发表——是拍卖》(“Publication——is the Auction” J.709)^{[1](2371)}写道,那种放弃艺术的追求,迎合功利的发表,在她看来是“腐败的行径,是人的灵魂的拍卖”。从而表现了她对名利的超然态度,对当时的女性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诗坛上惟一坦率而真诚地从事爱情诗创作的女诗人。她的爱情诗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和大胆想象,比喻新颖,意象奇特,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爱情生活画面。她的《我为什么爱你,先生》(“why do I love you, sir?” J.480)^{[2](172)}用风吹草动、电闪眼眨这两个比喻意象表达了爱是自然的,无法控制的,因为连小草都知道,自然现象无须追根究源。对于一个19世纪的未婚女子,敢于如此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实属伟大。她的《我是妻子——我已经完成使命》(“I'm wife——I've finished that——” J.376)^{[1](2368)}是一首表现女性对家庭地位意识觉醒的代表作。诗人以嘲讽的方式,矛头对准妇女对婚姻、家庭所产生的偏狭的满足感。该诗通过妇女对妻子这个角色心满意足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描写,暴露了妇女应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她们没有真正得到的那种安全感。妻子的角色束缚着她,她无力去反映或真正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诗中惟一可以表明女性独立思考的句子是“It's safer so”,但这一句同时表达了女性没去追求的妇女在家庭地位的更高境界。全诗用“I'm 'wife'! stop there?”作为结语,将诗人对那些盲从、不加思考地屈服于社会和习俗对

女性角色和价值的束缚的讽刺和疑问推向高潮。这意味着女性对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意识的觉醒。

狄金森的宗教诗,使人们从中听到了女性最初的反叛声。她的诗歌《头脑——比天空更辽阔》(“The Brain——Is Wider Than the Sky” J.623)^{[1](2369)}就颂扬了人类思想的那种神奇力量,相信人可以超越上帝,表现出一种反基督教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三) 狄金森诗歌的隐晦性

狄金森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还表现在她诗歌的隐晦性上。独特、超前、极具个人特色的意象是造成她诗歌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她诗歌中不规则的语法和韵律、含糊的影射、特殊的修辞等等,使她的诗歌引起评论家们异乎寻常、稀奇古怪和含糊不清的解释,而读者也因其晦涩难懂而陷入迷惑与误解中。英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形式充分体现了一个“晦”字,作品叙述形式的朦胧晦涩和表层结构的杂乱无章几乎是所有现代派作品的共同特征^[8]。而狄金森用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提前向世人展示了文学作品的这一特征。

狄金森不规则的语法主要表现在她常常省去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s”。其目的是为了暗示动作的持续性,如“The patent lost / None buy it any more——say, Foot, / decide the point——/ The lady cross, or not?” (J.340)^[1]狄金森的诗歌不仅语法不规则,就是标点符号也无章可循,她不用句号或分号,而一律采用“—”(比破折号短,比连字符长)。狄金森诗歌中的“—”使我们停顿,但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没有完全中断,读者的思绪、思考自然地从一个点滑到另一个点,将整个诗歌要表达的思想连成一条线。她对“—”的运用暗示着超出诗歌实际描写的一个思维的连续。

狄金森不规则的语法还表现在她任意使用大写字母。很多时候,她诗歌中单词的首字母都是大写的。这种打破传统书写规则的创作方法自有其目的性。笔者发现,一般首字母大写的单词是狄金森要强调的,需要读者特别引起注意的重点符号。有时诗中首字母大写的单词又恰是诗歌的一个个意象,弄懂这些意象,就可理解整首诗的大意。如《我是无名小卒,你是谁》(“I'm Nobody! Who are You” J.288)^{[2](80)}这首诗表达了狄金森对抛头露面,成为显要人物的强烈反感,诗中的“Nobody”“Somebody”“Frog”和“Bog”都是大写开头,这4个单词是这首诗的重点所在。“显要人物”就犹如青蛙,单调又无聊,

而似乎支持显要人物的大众犹如“沼泽地”,时时潜伏着危机,所以还不如做个“无名小卒”。

含糊的指称也是她诗歌晦涩难懂的主要原因。她的诗歌基本上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读者一般不能马上就她的诗作所要表达的东西得出一个清楚、确定的意向,而只有读完整首诗才能揣摩出诗的主题,这样,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时,她的诗歌主题在语言、指称等方面变化较大,有时读者难以确定她是写人还是写上帝,自然还是社会,精神还是艺术。在《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丛里》(“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J. 986)^{[1](2376)}这首诗歌里,狄金森用谜语般的词句刻画出“Fellow”的外部和生活特征,并且将“Fellow”用对应的代词“he”来称呼。在第五节的第一行中又将“fellow”称为“nature's people”,大自然的臣民。在第三节的第三行中,将诗人假想为“a boy”,而不像她的爱情诗,诗中人都都是女性。这些模糊的指称,极易将读者导入理解的误区。而事实上“Fellow”却指自然界的小动物——蛇。诗歌表现的主题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狄金森的隐晦艺术还表现在她特殊的修饰风格中。她是运用反论的能手,她善于用巧妙的言词,表达深刻的含义。她的诗作《不少痴癫,是真知灼见》(“Much Madness is Divinest Sense” J. 435)^{[1](2362)}“不少痴癫,是真知灼见—/ 有眼力的人认为—/ 不少高见—是僵化的痴癫—/ 是多数”。众所周知,一个有理智的人,总是冷静的,因而才会周密思考,显得聪明。如果说“不少痴癫是真知灼见”,显然是奇谈怪论,不符合常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一条真理,就像我们所说的,大智若愚。再如她的另一首诗作《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My life close twice before its close” J. 1732)^{[2](313)}在这首诗中,狄金森连续用了两个反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怎能两次死去而复生呢?但人生中风云变幻是

常有之事。另外,天堂和地狱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二者毫无共同之处,但悲欢离合是人之常情,而悲欢又常常交融于离合之中,这就是“Parting is all we know of heaven, / And we need of hell”的含义所在。狄金森正是用这种独特的反论,表明了自己对宗教、死亡和永恒的迷惑。

三、结语

狄金森用自己独创的、不符合当时诗歌风尚的理论和创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意象派开辟了道路。她的诗歌风格、内容、形式都与现代主义诗歌特征相吻合,她既无愧于意象派先驱的称号,又有20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特点,其诗作的隐晦更增加了她诗歌的现代性。或许她的观点、理论和创作在当时只属于一种个人行为,也不是刻意创新,但她却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在19世纪末超前意识到这种“现代气质”,默默地为现代派诗歌打开了门路。

参考文献:

- [1] Ronald Gottesma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9.
- [2] 江枫. 狄金森抒情诗选[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 [3] Peter Jones. Imagist poetry[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Inc, 1972.
- [4] Barbara C L. The achievement of T.S. Eliot[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58.
- [5] Mullane J.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M].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Book Tower, 1989.
- [6] 赵砾坚. 美国妇女诗歌的诗质演化[J]. 外国文学评论,1989, (1): 66-70.
- [7] 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 [8] 李维屏.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Moder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Emily Dickinson's poems

LI Ling, BAI Yan-j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tailedly discusses the moder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ckinson's poems based on her poetic theories. It points out that her use of images in her poems shows that she feels the poetic creative theories of the 20th-century Imagism in advance, and that her awakening of feminine consciousness shows the moder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her poetic content, and the concealment of her poems i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which coincides with modernism.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poem; modernism; imag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concealment

[编辑:苏慧]